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金耀基

二〇二五年 四月號

專題：灣區文學敘事的東莞樣本

／胡 磊、林漢筠、黎啟天、張一文、彭爭武、周齊林、
謝蓮秀、吳德文、遠 禾

文化綠蔭：長者之言／朱少璋

一年一度一歸來／林中英

萬花筒：春之頌／周蜜蜜

學苑春秋：網



可湖雅韻。（盧翠玲攝）

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潘明

在珠江入海口的沖積平原上，東莞的文學基因如同水網密布的河汊，在時間的沙洲中默默沉積。當我們開啟這座城市的文明斷層，會驚異發現其文學脈絡竟似青銅器上的饕餮紋般古老——南漢時期的資福寺鐫刻着嶺南最早的文化密碼，明代倫文敘的狀元策論在莞香氤氳中醞釀出世，清初「嶺南三大家」的詩文唱和更在虎門要塞的硝煙裏淬鍊出獨特質地。這座被誤讀為「文化沙漠」的城市，原來蘊藏着獨特的文學礦脈。

東莞文學的原始基因深植於宗族社會的肌理之中。明清時期的鳳台詩社成員在可園的迴廊間吟詠酬唱，他們的詩稿往往先經族老審閱方能展示世人，這種集體創作模式塑造了獨特的文學倫理。茶山南社的閨秀詩人群體更以刺繡般的精細筆觸，在《妝樓摘艷》中織就女性視角的嶺南風物志。作家鄭小瓊的《黃麻嶺》系列詩作，巧妙地承襲了這種群體敘事基因，將流水線上的個體經驗昇華為工業時代的集體寓言。

上世紀九十年代打工文學在樟木頭出租屋裏瘋長時，作家王十月曾形容其「帶着機油味的抒情方式」。這種粗糲美學恰恰構成了對精緻文學傳統的叛逆，當時人在梳理民間說唱藝術時，發現打工詩歌的韻律竟與百年木魚書存在隱秘的和鳴。這種古今對話在塞壬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中達到美學自覺，她筆下的工業區夕照與明清莞香商幫的暮色產生意象重疊。

六十後作家仍固守「榕樹頭講古」式的鄉土敘事，七十後則在《佛山文藝》的泛黃紙頁上建構打工美學神殿，而八十後網絡作家阿菩已將東莞元素植入《山海經密碼》的玄幻架構。這種代際鴻溝在二〇二三年東莞文學季的研討會上形成激烈碰撞，中山大學謝有順教授尖銳指出：「當文學記憶失去連續性，任何創新都是空中樓閣。」

全球化敘事與在地域性書寫的角力日趨白熱化。詩人方舟筆下《在東莞的民間行走》試圖用GPS定位每個詩歌意象，卻被批評為「地理學的文學殖民」；而青年作家陳崇正的魔幻現實主義小說《半步村敘事》，巧妙將寮步香市傳說轉碼為現代性隱喻。這種創作困境實質折射出城市的文化焦慮——正如哈佛大學東亞系講座教授王德威在《嶺南現代性》中所言：「當工廠流水線取代桑基魚塘，文學如何為消失的地景招魂？」

儘管正擬編選的《東莞文學大系》工程耗資龐大，但其編纂體例仍沿襲傳統地域文學選集模式。對比費孝通《江村經濟》之於吳江的文化賦能，或是莫言「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王國，東莞作家尚未找到屬於自己清晰的文學坐標系。我不禁想起李歐梵意味深長的警示：「當城市淪為故事背景而非敘事主體，其文學終將成為無根浮萍。」

在構建粵港澳大灣區的藍圖上，東莞文學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這需要作家們以考古學家的耐心挖掘文化基因，以建築師的智慧重構美學體系，更要以先知的勇氣直面精神荒原。或許正如可園以小見大、壺中別有天的造園哲學，文學的突圍從來不是平地起高樓，而是在歷史的褶皺處尋找新的生長維度。當第一縷晨光穿透厚街文閣的飛檐，我們依稀看見，那些散落在祠堂碑刻、廠房鐵皮與咖啡館筆電中的文字，正等待着特定的機遇，將它們熔鑄成新的文學圖騰！

目錄 CONTENTS

3

明月灣區

A Greater Bay Area Aesthetic Culture 二〇二五年四月號 總二十四期

卷首語

潘耀明

解讀東莞文學基因

專題：灣區文學敘事的東莞樣本

胡磊

灣區敘事的東莞樣本

林漢筠

竹隱先生李用的人生達觀

黎啟天

灣區行紀二首

張一文

對一種修辭的回憶

彭爭武

無語的夜（外二首）

周齊林

秋水

謝蓮秀

月光童謠

吳德文

成人禮

遠禾

身後的一般性曠野

文化綠蔭

朱少璋

長者之言

林中英

一年一度一歸來

黃秀蓮

天文臺下有人家

唐睿

明治豐平

萬花筒

周蜜蜜

春之頌

鄭龔子

深圳大鵬所城二首（外六首）

學苑春秋

李浩榮、潘金英、潘明珠

〔師說師文〕網

李端宜、黃梓琪、王佳寧、尤雅諺

〔學府點滴〕網

新書訊

文、圖 林青霞

青霞園地

封面內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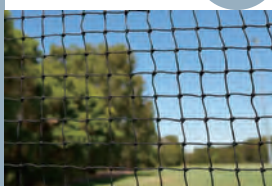
香港作家手跡（金庸）

封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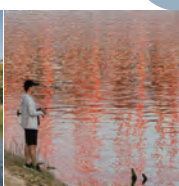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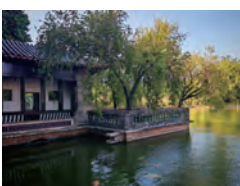
詩、圖 禾素

當河流進入河流

33



27



二〇二五年四月 總二十四期

專題

東莞樣本 灣區文學敘事的

胡磊、林漢筠、黎啟天、
張一文、彭爭武、周齊林、
謝蓮秀、吳德文、遠禾／撰

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一個精彩而生動的縮影」的製造業名城廣東東莞，外來人口眾多，同時集中了大量作家和文學愛好者，他們在東莞謀生、追夢，敏銳觀察和真切感受城市脈動，創作了大批反映時代風貌的作品，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獨特文學景觀。

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胡磊從面對歷史的價值書寫與致敬、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改革敘事、後打工文學語境下底層書寫，以及城鄉中國社會中的雙重敘事等方面綜述東莞文學的概況與特點。

東莞作協副主席林漢筠十分欣賞宋代理學家李用，娓娓細說李用如何體現了隱者對知識傳承與文化使命的堅守，以及展現超越世俗的學術理想與人格風範。東莞作協副主席黎啟天以深情抒寫大鵬灣，以鮮活的筆觸讚嘆東莞「南方光源」、「中國散裂中子源」等先進科技發展。文學博士張一文援引多部打工文學作品中的實例，闡釋人名污名化修辭的現象與意義。

「近的地方近了／遠的東西依稀了／吵醒的何止故事和故事裏的人」，廣東作協詩歌委員會委員彭爭武在無語的夜細訴一台舊唱機與一段歲月的故事。作家周齊林以「秋水」在天地江河間的灑落蒸騰，折射出自然無情流轉下的人間悲喜。

「月光光，秀才郎；騎木馬，下書堂……」作家謝蓮秀以贛南客家童謠為材，用歌聲和月夜描繪出一幅充滿童趣的鄉間風情畫。中國作協會員吳德文通過母女兩代人的對比，展現了不同時代青年的成長環境與價值觀差異。詩人遠禾詩詠身後的一般性曠野。

東莞文學是大灣區文學版圖上的重要區域，在某種程度上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區域性發展的一個實踐樣本。

——編者

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胡磊從面對歷史的價值書寫與致敬、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改革敘事、後打工文學語境下底層書寫，以及城鄉中國社會中的雙重敘事等方面綜述東莞文學的概況與特點，並表示東莞文學是大灣區文學版圖上的重要區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區域性發展的一個實踐樣本。

——編者

灣區敘事的東莞樣本

胡 磊

東莞是世界製造業名城，是著名的「打工之都」，是中國農村城鎮化的典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精彩縮影。城市外來人口逾千萬，各色人等雜糅相處，文學題材與城市敘事呈現多樣化。隨着社會的深入轉型與急劇嬗變，東莞的社會生活現實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出現了很多城市敘事未曾涉及的新事物和新現象。對於東莞而言，相對於內地城鄉的變遷，東莞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變化，尤其具有代表性和中國特色。東莞城市敘事是這四十年中國經驗的現場，因而對它的文學描寫，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學史的意義，這又是東莞本土作家的一個天然優勢。

東莞文學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東莞製造」的實踐範本。在某種意義上，東莞文學的創作生態是大灣區文學創作生態的鮮活標本，具有某種代表性的意義。東莞文學作為一種動態性和開放性的城市文學現象，持續刺激和活躍了當下的中國文壇，並隨着許多文化現象的出現而呈現出許多富有價值的新質。近年來，東莞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嬗變，出現了一些標誌性的事件和代表性的作家，湧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作家群落，作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具有現象級傳播影響力的創作群落增多，在國內文學界形成了廣為關注的「樟木頭中國作家第一村」、「長安文學現象」、「橋頭文學模式」等文學效應，從不同角度為當代文學提供了新鮮、有益、獨到、有效的時代生活、城市經驗與美學建構。隨着東莞文學的繁榮，地域寫作意識的覺醒，以及作家作品及其現象研究的深入，東莞文學自身的獨特價值在逐漸確立。在個案意義上，東莞文學對大灣區文學研究具有普適性價值。

一、面對歷史的價值書寫與致敬

文字是人類抵抗遺忘的有效手段，這也是作家書寫的初心與意義



所在。詹谷豐專注於歷史新散文創作，他的系列歷史散文《書生的骨頭》、《山河故人——廣東左聯人物志》、《半元社稷半明臣》、《一座城池的一百張面孔》等，鉤沉了東莞學人及文化賢達的文化形象，表現了一個地域群體的人文氣節、士人風骨、書生情懷和英豪氣概，從血脈、文脈和精神傳統上，書寫追尋理想、堅韌前行的文化人的命運。陳啟文的長篇紀實《海祭——從虎門銷煙到鴉片戰爭》，採用「國運與命運」的複調敘事，以一以貫之的敘事基調和歷史在場感，書寫了時空的滄桑感、歷史的興亡感和人生的命運感。丁燕的報告文學《等待的母親》以彭湃母親周鳳的百年人生經歷為主線，從一個特定角度勾連起百年黨史，為紅色文學的書寫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林漢筠的歷史文化散文《嶺南讀碑記》，從本土歷史文化和自然生態文化中挖掘資源，通過讀碑的方式為東莞立傳，沉鬱的文字與碑文的歷史積澱互為印證相映成趣。彭爭武的長詩《虎門書》，「從空間中的時間，歷史中的現實，以及詩歌裏暗藏的人性輝光，共同講述了一個地方的靈魂。」（謝有順）

二、社會轉型背景下的改革敘事

除了底層寫作，東莞的文學創作還有不少關注反映改革開放題材的作品，這些文本與現實社會的改革實踐形成互動的言說關係，再現了城市化背

景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新型社會關係、生活圖景和精神徵象。胡海洋的小說《太陽轉身》，是後改革時代灣區社會生活的還原書寫與經典敘事，折射千千萬萬南下打工謀生者的多維面孔與社會群像，反映社會關係變革和城鄉裂變中各色人等的時代命運。現居東莞的陳啟文的報告文學《為什麼是深圳》採取全域鳥瞰與典型剖析相結合的方式，梳理了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軌跡，既突出他們與時俱進的智慧，也強調他們對改革開放精神的堅守。丁燕的報告文學《東莞轉身》是一部紀實作品，敘寫東莞作為城市的普通狀態和東莞人的普通生活，透過地域性社會形態，洞見當代中國捲入的全球化變遷中普通人的行為與福祉。她的《嶺南萬戶皆春色：廣東精準扶貧紀實》，以圖文並茂的形式講述新時代中國扶貧攻堅故事，在充分把握時代精神的前提下堅持個性化表達，延續她一向關注轉型期普通人精神狀況的寫作特點。周齊林的《香港大命脈：東深工程對港供水紀事》，是一個意義特殊的國家重大工程題材報告文學，記錄東深工程對港供水的感人歷程，從歷史背景與國家目標起筆，是頗有價值的一次重要文學表達。陳璽的小說《珠江潮》通過生動的人物關係和特定歷史社會背景，描繪了一幅東莞與世界接軌、歷史與現實交匯的開闊恢宏的改革開放畫卷，反映了改革開放大潮中廣東人敢闖敢試的開創精神。與陳璽宏大史詩性敘事不同，莫華

傑的小說《春潮》更帶有一種個體成長敘事性，敘寫的是改革開放大潮中昂揚奮發的青春奮鬥史和時代新聲交響曲。吳詩嫻的長篇小說《向上生長的城》敘寫改革開放潮流裏挾下內地小縣城在萎縮，而建設中的新城充滿了向上和向前的希望，揭示改革開放中多元文化思潮的衝突和激蕩。吳向東、屈中朝的報告文學《一座城和一群人》，通過東莞勞動者群像式的紀實故事，探索東莞製造成功背後的人文邏輯，書寫東莞經濟騰飛的真相。侯山河的散文集《知秋房記》，把東莞與浙南兩個地理意義上的符號，把東莞四十年那波瀾壯闊的工業革命，用文學以史詩般的圖景概括並濃縮，為改革開放艱難而光輝的歷程抹上一個值得頌揚的範本。

三、後打工文學語境下底層書寫

真正使東莞文學開始走向繁盛的就是與「東莞製造」步履共振的打工文學，東莞亦藉此成為國內打工文學的重鎮。農民工進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生命圖景成為都市草根書寫的新焦點。通過文學敘事來關注他們生活空間的矛盾衝突及其生命價值的具體體現，已經成為當代城市文學的一個重要表現目標。塞壬的散文《奔跑者》、《沉溺》和丁燕的長篇小說《工廠愛情》等「工廠三部曲」系列作品，正是這一寫作主題最直接最原生態的呈現。東莞的文學與生活處在一種零距離的互動狀態，塞壬的散文《無塵車間》，描

寫現代化工廠裏的生存狀態，以及一個人在機器空間裏的痛感和無感，作者打通了文學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通道，作家不再是藏在生活背後的觀察者，而是生活現場的直接參與者。她的散文被稱為「具有足夠的魔力、魅力和殺傷力」，因為她注重對個人內心體驗的深度開掘和對人生命運的執著追問，她的散文集《沉默、堅硬，還有悲傷》、《鏡中顏尚朱》即為明證。周齊林的《底色》以逼真的細節呈現底層的生存狀態，用細節叩問生命，細緻描繪艱難謀生的社會底層群像圖，引發對於農村現狀和外出打工者生存狀況的深度思考。彭爭武的詩集《尋找》，關注底層打工生活，在堅持底層敘事的同時打開自己的生命感知，進行艱難的自我審視和確認，從而譜寫出一個時代變遷史和個人心靈史的雙調詠唱。

四、城鄉中國社會中的雙重敘事

農村與城市的對比和衝突，一直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中心焦慮。城鄉衝突中的人性考察是當代文學的一個表達傾向。陳璽的長篇小說《一抹滄桑》以懵懂少年的視角，勾勒出了鄉間孩童嬉戲的童年歲月，描繪了一幅具有時代特色的原上全景風情畫。他的小說《塬上童年》將童年的敘事作為一種現代性的審美情趣，描寫一批典型農村人物的童年行跡及人物群像，展示了一幅風格濃郁獨特的渭北地域文化圖景。他的小說《風吹麥浪》，講述一群渴望走出農村、邁向城市年輕學子的成長故事，對改革



開放初期鄉土中國的複雜呈現。《世界微塵裏》是莫華傑的自傳體長篇紀實作品，是一部難得的「青少年勵志範本」，以自己「一粒微塵」的飄浮，書寫了一代人的青春，映射一座城市的溫度和一個時代的變遷。陳啟文的報告文學《可可西里》，直觀地反映可可西里蒼涼、博大、雄渾、神奇的地貌帶給人的震撼，既是一部致敬生態文明之書，也是一部禮贊可可西里堅守精神之書。丁燕在散文《蝶變：一個家族的詞語遷徙史》中非常真實地講述自己家族作為「盲流」的家族史，她在為「盲流」恢復名譽，也在為移民所帶來的文化大融合而歌詠。謝蓮秀、香傑新的小說《東江謠》，以少年兒童的視角，描繪在改革開放大背景下，城市化進程中的變遷、發展、衝突，以及人與人之間微妙的心理和思想變化，並延伸出源頭的生態之美、嶺南水鄉的人文之美，呼喚人們的家園意識、生態意識和環保意識。

在網絡、影視文學方面，卻卻、禾豐浪、求無欲、華髮生、陳長金、孔鑫雨、瓦力、王虹虹、打眼、環珮叮嚀、穆肅等為代表的東莞網絡作家，立足東莞這片文學熱土，正一步步朝着更高更遠的網絡文學目標發展前行。

在文學評論方面，以柳冬嫻、胡磊、田根勝、嚴前海、曾海津、許澤平等為主要代表的評論家，關注本市文學創作，進行追蹤式的批評與研究，促進了東莞文學創作的不斷發展。他們重視文學現場的批評實踐，具有較強的批評活力。

五、餘論

作為國內新一線城市，東莞文學是大灣區文學版圖上的重要區域，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其視為中國當代文學區域性發展的一個實踐樣本，具有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步發展的當下性、時代性、典型性和文學對話性。從整個文學發展史來看，所謂的灣區文學無疑只是一個時代性和階段性的文學積澱和基礎。灣區文學確實已經成為具有鮮明代際特點或時代特徵的集區域性、階段性於一體的具有相當規模和成就的文學類型。灣區文學書寫不可能離開中國城市轉型和社會轉型這一複合性背景，城與鄉始終是灣區文學賴以存在的雙重根基，尤其是這一文學形式始終不可能離開熟悉的灣區生活場景，它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產物，也是中國當代歷史、現實和未來的一種隱喻。灣區文學具有社會學的觀察視角和認知價值，其生命力在於能否有效書寫當代中國尤其是城市化過程中新的思想、情感與經驗，以及能否以獨特新穎的形式加以表現。灣區文學如何反映灣區的文學現實？如何基於新的價值選擇而作出新的文化闡釋，如何尋求一種新的價值立場和言說方式，這應該是當前其普遍關切的現實問題，灣區文學遭遇的困惑必然也是中國文學遭遇的困惑。

（作者為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中南大學）研究員、東莞市文聯副主席、東莞市作家協會主席。）

◎

宋代理學家李用，以「隱」為人生境界，潛心研究儒家經典，致力於傳承與傳播先賢智慧。他婉拒功名利祿，專注講學。晚年東渡日本，宣揚孔孟之道，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樑。李用的一生，體現了隱者對知識傳承與文化使命的堅守，展現了超越世俗的學術理想與人格風範。

——編者

竹隱先生李用的人生達觀

林漢筠

隱，是一種境界，不顯山，不露水。唐人呂岩曾對隱字喻為「抬眼試看山外景，紛紛風急障黃埃」。宋代著名理學家李用亦將「隱」字作為自己的行為規範，在「隱」中與先賢對話、與天地共鳴、與萬物同心。隨着學識日益淵博，對理學的理解也愈發深刻。他在理學的世界裏沉醉着，在研修理學中幾乎「與世隔絕」。故而自號竹隱，人遂稱之為竹隱先生。

歲月的磨礪，使他的眼中多了幾分堅定與從容。漸漸地，他的名聲在當地傳開，許多學子被李用的學識和人格魅力所折服，慕名而來，求師於帳下，希望能得到他的指點，紛紛追隨其後。李氏所創辦的家塾「踐履日益成熟」，「士之從學者，館無虛日」，也因此變得熱鬧起來。

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李用嘔心瀝血創作而成的著作——《論語解》，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他以其深厚的學養和敏銳的洞察力，深入剖析《論語》每一句話背後的深層含義，他的解釋，既保留了原典的精髓又賦予新的時代意義，讓《論語》這部古老經典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這部書，不僅語言流暢，易於講解誦讀，更以其深入淺出的解析，便於學者們深入傳授儒家學說的精髓。它彷彿是一把鑰匙，為眾人打開了一扇通往儒家學說奧秘的大門。當《論語解》的墨香瀰漫在東莞的每一個角落時，這座城市的空氣似乎都變得濃郁起來。一時間，李用的名聲如同春日裏的野草，迅速在嶺南大地蔓延開來。四方學者紛至沓來，競相求教，希望能從李用那裏得到一絲半縷的智慧火花。簞村的私塾，也因此變得熱鬧非凡，成為「學術交流」的重要場所。

然而，面對這一切的榮耀與讚譽，李用卻始終保持着一份難得的淡然。在他看來，著書立說並非為了謀求個人的功名利祿，而是出於對儒家思想精髓的傳承和對後人的責任感。他深知，知識的價值在於傳播和啟迪，而非用來換取世俗的榮華。



東莞李用故居，如今已成了咖啡館。

(資料圖片)

婉拒高職 誨人不倦

曾主修過《春秋》的番禺人李昂英，這位惜才如命的南宋名臣，讀完李用的《論語解》，興奮不已，迅速將《論語解》一書進獻於朝廷。這本「究明伊洛奧旨，以溯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的大書，得到了朝廷肯定，李用也旋即被朝廷授以校書郎一職。校書郎，別看官位不大，卻在

朝廷「掌校讎典籍、訂正訛誤」，擔當着不小的角色，多少人趨之若鶩。能授予這一職位，無疑是對他學識和品格的高度認可。然而，李用卻婉言謝絕了這份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官職。他直言：「著書難道是為了謀求功名利祿嗎？我之

所為，不過是為了傳承先賢的智慧，讓更多的人能夠從中受益。」這份清高與超脫，讓世人對他的品格更加敬仰。

在中國歷史上，無法統計「因文而用」的佳話。古代文人，因稻粱而謀，但也有不少不為五斗米而折腰。他們不為名所動，不為利所驅，堅守着自己的學術理想，這種精神在當時的士林中，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無數人的心靈。可是，李用面對高職的誘惑，作出了「NO」的回應。

李用這個「NO」的姿勢，成為一代絕唱。他時時告誡自己的學生，讀破萬卷書，以「神交古人」。這一「神交」，就是一代書生的學術寫照。

御賜「竹隱精舍」

「春水滿四澤，浪暖魚龍化。呼吸成風雲，霖雨遍天下。」

他用《春景》來昭示着一代山河手書。他知道，隱者就是要用自己去完善自己完善周圍的人。這樣，血不會白費，汗不會白流。在那根長長的教鞭下，篁村的私塾成了一個真正的學術聖地。他不僅傳授知識，更教導學子們如何做人，如何堅守學者的本分。他的學生們，在他的影響下致力於學術研究，傳承儒家文化。

當朝廷因《論語解》的卓越貢獻而授予他校書郎之職時，他婉言謝絕，但朝廷並未因此忘記他的貢

獻，隨後又升他為承務郎，以表彰他的學術成就和高尚情操。這一次，李用雖未直接接受官職，但他的《論語解》「梓行天下」，成為士子必修「課本」。理宗皇帝趙昀更是親筆題寫「竹隱精舍」的匾額賜予他，以示嘉獎。李公則以匾額為名，建屋隱居，從此遠離塵囂，潛心治學。

在竹隱精舍中，李用繼續着他的學術研究與教育工作。他教育學生，貌肅色和，誨人不倦。引導學生，循序漸進，一步步走向學術的殿堂。學子們紛紛以他為榜樣，勤奮學習，立志成才。在李用的影響下，簞村乃至整個東莞地區，都瀰漫着一股濃厚的學術氛圍，儒家學說得以廣泛傳播，深入人心。

東渡宣講孔孟之道

「不同桃李春，永抱歲寒節。」（李用《冬景》）作為一個隱者，首先是站成一株孤松，傲然挺立於冬嶺之上，它便是李用心中的寫照，也是他對氣節最深刻的詮釋。作為「中日友好使者」，他奉命東行，在那個寒風凜冽的冬日，李用收拾行囊，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漫長旅程。他的心中充滿了未知與不確定，但也充滿了期待與希望。他相信，無論身在何方，只要心中有道，就能照亮前行的道路，將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光耀異國他鄉，點亮另一個國度的心靈，去傳遞那份跨越國界的文明之光。

他用略帶些許生澀，卻充滿了力量與溫度的話，

一字一句講述孔孟之道，講述那份跨越千年的智慧與哲思。他的到來，如同一股清泉，滋潤了日本這片文化的荒漠，而被尊稱為「夫子」，嵌進中日友好的文化史冊。

東瀛千萬里，楚客不傷春？何況已至耄耋之年，他時時感到歲月無多，何處又是歸屬？他想起大曆才子司空曙寄給好友鄭縣令的詩來。推開宣紙，一副狂草隨手而來：「共對一尊酒，相看萬里人。」

這位時屆八秩的「夫子」，即便倒在異國他鄉的講台之上，也要將先進文化帶回故土。日本學子在失去「夫子」的悲痛之時，為先生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並以「鼓吹一部，送喪返里」，喪服「皆倭人倭帽以像之」。因要跨過浩蕩的大洋，日本水手頂風劈浪，用雄壯的歌曲激勵前行。這一悲哀中帶着雄壯、低沉裏彰顯著亮、古老而又激越的曲調，從此便成了東莞的喪曲。

「瑞氣負鍾靈，群低皆仰供。」隱者李用的人生，用自己的詩進行了概括。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二級作家。出版有《嶺南讀碑記》、《喊魂》、《百年聽風》、《黔地行記》等。作品多次入選中、高考模擬試題和校本教材。）



「每一陣海風吹過，都是一首未完成的詩／我的詩句，你的岬角／指向未知，探向邊緣」、「粒子的舞蹈，我呼吸的形狀／在微觀的世界裏，繪畫着宇宙的圖案」作者以深情抒寫大鵬灣，以鮮活的筆觸讚嘆東莞「南方光源」、「中國散裂中子源」等先進科技發展。

——編者

灣區行紀二首

黎啟天

大鵬灣

在這裏，大地與海的翼
礁石鷹嘴龜般鋒利的爪，朝向波濤
我站在盡頭，感受

每一陣海風吹過，都是一首未完成的詩
我的詩句，你的岬角
指向未知，探向邊緣

群島在遠處沉浮，煙霧繚繞
彷彿是生命未竟的發生
海面突然平靜無聲，教我
如何把長夜、暗流和星晨皆攬入懷

光與數的手指

零丁洋西岸，鋼鐵的森林生長
雲計算的波濤，窗外輕輕搖動

夜幕如一塊巨大的玻璃眼罩

鋼鐵的輪廓，在玻璃上投着硬朗的外形

電磁波的靈魂，手指間游移

數字的倒影，閃爍其上

如同遙遠星辰的私語

而南方光源①穿透，物質的堅硬

散裂中子源②的微光，在最深處

指尖的敲點下，顯示屏中繚繞

照亮我心的深淵

夜幕漸漸溶解，一串串數字

如同玻璃般透明的未來，緩緩展開

粒子的舞蹈，我呼吸的形狀

在微觀的世界裏，繪畫着宇宙的圖案

彎曲的鋼鐵巨臂，指尖牽引着

與我相鄰工位的兄弟，那曾被電鍍水灼傷的腳裸

被電噴槍廢氣碎裂的視線啊

如樹幹上的斧痕，正逐漸癒合

註：

①「南方光源」又實指南方光源研究測試平台，是東莞市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項目之一。南方光源借助先進的同步輻射實驗手段，可以看到物質內部原子、分子層次上所發生的變化，從而幫助用戶找到問題點，改進工藝。

②「散裂中子源」是東莞市國家「十一五」期間重點建設的十二大科學之首裝置。可藉一種「超級顯微鏡」通過使用高能質子束轟擊原子核，使中子從原子核中散裂，從而獲得大量中子。它被用來解決研究物、質微觀結構的問題。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詩刊》社第三十一屆「青春詩會」成員，魯迅文學院第三十一屆青年作家班學員，在《新華文摘》、《人民文學》、《詩刊》等刊物發表作品。）

●



「通過『人名修辭污名化』式的文學作品，打工一族得以發聲，他們的辛苦和抗爭得以被看見和理解，他們的聲音和訴求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回應……」作者援引多部打工文學作品中的實例，闡釋人名污名化修辭的現象與意義。

——編者

對一種修辭的回憶

張一文

四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打工青年林堅在深圳《特區文學》雜誌第三期發表的短篇小說《深夜，海邊有一個人》，被認為是打工文學最早的作品。

林堅與安子、周崇賢、張偉明、黎志揚等作者，曾經被稱為打工文學的「五個火槍手」，他們在一九九二年海天出版社推出的打工文學系列叢書中集體亮相，得到打工讀者的歡迎，卻不受研究者待見。特別是他們作品中的人名修辭污名化，未獲學術界廣泛認可，一度還被詬病與誤讀。

人名修辭污名化，是指通過文學語言和修辭手段，將作品中某些特定的人名貼上不友好的標籤，從而形成對這些人的負面印象和刻板評價。現實主義文學往往可以通過人名修辭污名化，實現對社會不公的批判和弱勢群體的發聲。

早期的打工者被污名為「盲流」，當時的市場化媒體對打工者的報道，常常帶有污名化和貼標籤的傾向。導致打工者被迫頂着污名反污名，便有了在文學作品中對強勢人物進行污名化修辭的現象，強化對強勢人物形象的負面描繪，同時也體現了打工者對不公平待遇的憤懣，彰顯了打工文學的批判精神。

常用貶義詞為強勢人物命名

打工文學中的強勢人物，是相對於打工者這一弱勢群體而言的。多指權力的執行者與資本的代言人。權力的執行者涉及基層治理有關部門直接與打工者打交道的工作人員，他們本應履行保障打工者權益的職責，卻往往成為棄責者。資本的代言人包括無良的老闆及其高管，他們可以隨意打砸打工者的飯碗。這些強勢人物在打工文學作品中，尤其是在被命名時，常常遭污名化處理。例如，打工文

學作者常用「某某婆」、「禿頭」、「駝子」等貶義詞來為作品中的強勢人物命名，或者說給他們取類似的綽號。這些貶義綽號不僅僅是對強權的羞辱，更承載了深層次的社會批評，反映了打工者對於社會不公的深刻感受和對強勢群體道德審判。

例如，張偉明的小說《下一站》裏，有個盛氣凌人的QC部經理，叫杜麗珠，香港人，她對內地員工實施類似殖民化管理，被大家取綽號為「香港婆」。主人公「吹雨」被她辱罵為「馬仔」（嘍囉的意思）後，不怕開除，把手指向杜麗珠的鼻子，一字一頓地說：「告訴你，本少爺不叫馬仔，本少爺叫一九九七！」安子在《人在旅途》中也怒批：「想着香港婆那趾高氣揚的樣子，真想把鈔票扔在她的鼻子下，罵她剝削工人剝削得太離譜了！」所謂「某某婆」裏的「婆」，與管家婆、八婆、雞婆的「婆」意思一樣，都是貶義詞。這些綽號先是由打工者取的，再經過打工者通過操作人名修辭而流傳，呈現了打工一族「弱者的抵抗」姿態。打工文學中對強勢人物名字的污名化處理，既是文學創作的一種策略，也可看作是打工社會底層對權力結構的一種犯忌。

黎志揚在《打工妹在夜巴黎》寫到一個綽號「禿頭」的港商，想佔四川來的打工妹容妮的便宜，手腳不老實，被容妮踹了一腳，而且踹的是要命的地方。這個港商叫什麼名字不得而知，小說只寫了他

的綽號是「禿頭」，是個下作的男人，被踹後不敢發作，捂着褲襠，落荒而逃。用「禿頭」來形容這個港商，就是對他的鄙視與唾棄。周崇賢在《男人就得有個男人樣》裏說到打工妹怨兒，最後又做了一個「香港禿頭」的小老婆。類似「禿頭」這樣的污名都有反諷意味。不僅是一種文學修辭手法，更是打工一族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對強權與不公的一種反抗和控訴。

虛構的戰鬥 現實的批判

周崇賢《我要活下去！》裏的強權人物是廠長，「那個駝子姓劉，好色。工人當面叫劉廠長，背後就叫流口水。有時還在前面加幾個字，叫狗日的流口水」。用「駝子」來對強權者進行人名修辭，表達了作者對這種人的厭惡與憎恨。簡單的綽號承載着打工一族對權力和資本壓迫的無奈，是弱勢群體在文學作品中尋求心理平衡和正義感的一種表達方式。

文學是社會歷史環境的產物。打工文學作品中強勢人物的名字被污名化，是「弱者抵抗」的文學化，旨在營造一種「虛構的戰鬥，想像的衝突，現實的批判」的讀寫快感，以表達打工一族的不滿。

打工一族的不滿其來有自，不必諱言。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歷數中國打工體制的落後與根源，認為打工一族沒有獲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



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保障，其根源在於地方政府與企業責任缺失。文學評論家李敬澤二〇一五年認為：「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發展進步，根本動力就在於千千萬萬的打工者，沒有他們，一切都無從談起。而這個世界對他們並不是很好，曾經很不好，現在也不能說好。」強權對打工者的不友好，不論後來的主流敘事承認與否，都曾經是重要的存在，並且超出簡單的個人受難層面，成為早期打工者「集體性創傷記憶」。

文學作品不僅僅是藝術的展現，更是社會現實的鏡像和批判者，同時也參與社會進步的建設。通過「人名修辭污名化」式的文學作品，打工一族得以發聲，他們的辛苦和抗爭得以被看見和理解，他們的聲音和訴求也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回應，這對於促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具有重要意義。

隨着戶籍制度的改革、收容遣送的廢止、暫住證改為居住證、勞動用工法規的完備、和諧社會的建設，打工一族的生存環境和權益保障得到了逐步改善。特別是黨和政府對打工群體的人文關懷日益增強，進入新世紀後的打工文學，人名修辭污名化已經很少。

（作者為文學博士，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上饒師範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出版作品十餘部。）

明

無語的夜（外一首）

彭爭武

想像夜的手有着冰涼的氣息
想像薄薄的夜裏一盞燈有着淡淡的語言
想像語言靠近一間溫暖的小屋
小屋在一絲冰涼的風裏沉默
隧道口 一列火車鳴笛偷偷加速
近的地方近了
遠的東西依稀了
吵醒的何止故事和故事裏的人

一台舊唱機

二十年前的風吹來
三十年後心裏堆積
這一夜奇怪少了星星
兩朵野花也不再爭吵
花瓣在窗外一片片跌落
寧靜就是今夜的特產
除了鄰居那台舊唱機
還一直吊着噪音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委員，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在雲莊，秋天的雨水，喚做秋水，這是一個讓人想來帶着些微詩意的名字。」作者以「秋水」在天地江河間的灑落蒸騰，折射出自然無情流轉下的人間悲喜。

——編者

秋水

周齊林

秋天的到來把雲莊塗抹成一層淡黃，村莊四處的樹都禿着頭，蠟黃的落葉帶着深秋的氣息從樹頂飄零而落。雲莊的人窩在村莊深處，躲在時間的縫隙裏，期待着秋水的到來。

秋天的雲莊是安靜深沉的。經過夏秋兩個季節忙碌的收穫，雲莊的人終於閒了下來。老婦與兒媳窩在屋裏納鞋幫，抬頭望天，準備着隆冬的來臨。老頭兒雙手伸進袖管裏，緩緩往茶館走去。只有孩子們還要背着書包去上學。調皮的孩子看着家裏人都閒在家裏，嘟囔了一句，惹來滿屋子的笑聲。

秋天雲莊的天空很深，深到時間的深處。年邁的老人不經意間的一聲咳嗽，帶着一種悠遠的眼神，也是那麼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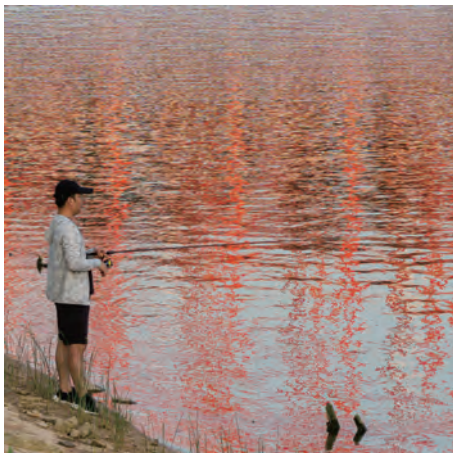
秋水是不需要那麼焦急地等待的，它就那麼悄然來臨，在老人的咳嗽聲裏，在孩子們左右張望的眼神裏，它就那麼悄然來臨。秋水輕輕地來了，落在雲莊的人身上，轉瞬便無蹤影。雲莊一年一季剛剛降臨的秋水有些許像此刻安靜的村莊，彷彿是在雲莊的孕育下從天際飄然而落。

秋天踏着輕飄的腳步落在大人小孩身上，雲莊的人抬頭張望了一眼，見半空中有了些濕潤清爽的氣息。小孩在輕飄若雲般的秋水裏四處奔跑。大人望着天際想着一年即將匆匆而過。

秋水再次來臨時，已帶着絲隆冬的氣息，腳步不再那麼輕飄，而是劈里啪啦濃重地敲打在樹上泥巴上。在秋水裏，抱着書包在小路上捉蜻蜓的小孩開始邁開步子，大跨步地奔跑起來。大人挑着鐵桶快速奔跑，身邊響起久違的叮噠聲。

在雲莊，秋天的雨水，喚做秋水，這是一個讓人想來帶着些微詩意的名字。

秋水終於來了，下得那麼熱鬧。頑皮的小孩站在屋檐張着嘴，任



水韻。

(毛瀚茵攝)

個久經世
事的老人
偶爾那一
抹純真的
笑。遠
地，三娃
就看見一
條魚的影
子晃出了
深深的池
塘，晃進

秋水滴入嘴裏。相比於夏季的雨水，秋水熱烈着帶着絲輕柔的憂傷。雲莊的人望秋水的眼神裏帶着或深或淺的生命的味道。而夏季的雨水更像行走在繁忙路途中的匆匆步履。

一連幾天甚至一個月的秋水，山一樣綿延起伏着，時緩時急，時斷時續。雲莊中央那個有十畝地那麼大的池塘就這樣漲了起來，直至水漫過最高點，沖倒高高築起的柵欄。食指大、巴掌大的魚兒就這樣通過這裏游了出來，游進一旁的寬闊的水泥地上。而此時的水泥地上早已是半米深水的天涯。

安靜沉穩的雲莊在秋水裏在水的漫溢下變得充滿生氣起來。如果說秋水來臨前的雲莊是內斂深邃的，那麼此刻的雲莊就是奔放熱情純真的，彷彿一

了開闊的空地。十幾個雲莊的孩子盯着水的動靜，偶爾草叢裏啪啪的響聲，便會引來一陣騷動與開懷的笑聲。一條魚，草魚及其他不知名的魚兒成了雲莊孩子追逐的對象。一天下來，有能耐的娃兒能逮到一水桶的魚兒，或大或小。大的留着養起來，等日後清蒸。手指頭那般大小的炸成油黃油黃的，給爹作喝酒的料兒。雲莊的孩子看着爹悶一口老酒，夾一條炸的油黃油黃的魚兒放進嘴裏，心底想着，嘴上動着，更加有一股成就感。

膽大調皮的孩子尾追魚至池塘邊緣水深處，一心戀着快要到手的魚，一不小心一個趔趄掉進了水深處，整個身子立刻沒入水裏，兩隻手左右拼命地拍打着，能水的大人小孩見了立刻跳入水中，不一會兒就把人救了上來。救上水的孩子嘔吐着，口裏掉出一條小魚來，一旁的孩子見了，大笑不止。

最終還是有孩子掉入了水深處，不見了蹤影，一天的打撈之後，才把人拉上來。孩子在水深處躺了一整天，秋水把他變成了一條雪白雪白的魚。魚吞吐着泡兒，只是不再有呼吸。

寬闊的空地上依然是水的澤國，整個雲莊的孩子依然在水裏追逐着，走了的孩子的氣息依然遊蕩在他們四周。

此刻的秋水是神秘恐怖的，帶着生命最原始的神秘。這種最原始的生命氣息一直藏在雲莊深處，它飄逸而出，很快就被內斂而深邃的雲莊給吞沒了。

年邁的老人望一眼離去的孩子的身體，怔怔地望了一眼天，而後雙手纏繞着放在背後緩緩往回走，留下一個模糊的身影。

秋水就這樣在雲莊人的若有所思裏漸行漸遠，卻始終沒有離開，它躲在某個偏僻的地方，等待着冬的來臨。在雲莊，冬季在空中紛飛的雪花，那是秋水的影子。雲莊年邁的老人望着這一年一季的雪花，眼神裏夾雜着一絲喜悅與藏匿的憂傷。像孩子一樣在天空飄飛的雪花，讓老人想起遙遠的幼年，也讓老人想起被秋天吞沒在池塘深處的孩子。

怔怔望着窗外的老人還是被窗外的寒冷的雪花帶走了，帶到滿是泥巴的山上，冬季變了形狀的秋水把它裹得緊緊地，溫暖而又厚重。而老人曾經睡過的床凳子被子被活着的家裏人放入漫長的河流裏，被不曾變樣的秋水送到遙遠的地方，那是另一種遊牧。

站在墓地旁的孩子望着近處遠處的雪花，默默無語。有一個深沉的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來，告訴孩子雪終歸要化的，重新變成水。就像人，終歸要重歸大地。

只是，這樣一個深沉的聲音，很快就被深邃的雲莊給淹沒了。

（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曾獲第三屆三毛散文獎、第四屆在場主義散文獎新銳獎。）

01

身後的一般性曠野

遠禾

身後的無名氏，國字臉，黃昏一樣的短髮
他喝半溶性電解質水

略帶酸味的秋染上歐美的遼闊，她從未停止對自己的反攻
月色分布在欲望的海裏

這些都是螞蟻的地盤，它們集體討論秋事
時而放出野獸，咬樸素的哲學

它們留下線索

讓蓄髮的生命回到黎明覺醒前那一段時間

秋天是個偉大的詞

踏上晚歸之路，高傲的語言

哪裏捨得低頭認錯

狼群為歲月打造鋒利的牙齒

一條患有河流自閉症的海岸線，經常找到

水的缺陷，並在水的意象世界裏找到自信

古典的木板上

長滿春的苔蘚

（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作品散見於《鍾山》、《詩刊》。）



「月光光，秀才郎；騎木馬，下書堂；書堂空，好栽葱；葱發芽，好泡茶；茶花開，李花紅，殺隻雞公做兩籠；滴（這）籠好，嘎（那）籠好，留到明年歸（娶）大嫂……」作者以贛南客家童謠為材，用歌聲和月夜描繪出一幅充滿童趣的鄉間風情畫。

——編者

月光童謠

謝蓮秀

月亮噴吐出團團銀輝，遠處的武夷山脈在月夜下像條臥龍，更像一座巍峨的屏障環抱着村莊。四周矮坡上的梔子花飄來陣陣清香，勞作了一天的大人們坐在屋檐下的連廊裏，吧嗒吧嗒地抽着煙，女人們搖着棕扇，拉扯家長里短。圍屋裏的伢子們，一溜煙地從家裏跑出來，吹着口哨，拍着巴掌，密約着向圍屋背後的曬穀坪跑去，空曠的草坪耐不住寂寞似的，急切地向孩子們張開臂膀，霎時歡騰起來。稍傾，涼爽的晚風徐徐吹來動聽的童謠——

月光光，秀才郎；騎木馬，下書堂；書堂空，好栽葱；葱發芽，好泡茶；茶花開，李花紅，殺隻雞公做兩籠；滴（這）籠好，嘎（那）籠好，留到明年歸（娶）大嫂……

兒時的夏夜，月亮總是那麼的澄澈透明，那美妙的童謠，帶着清香的晚風，令人遐想無邊，為我們的心靈插上了翅膀，向天外邊無拘無束地飛翔；又如陳年的香醇，稍搖動歲月的蓋兒，就芬芳四溢。那時的我們，每個人腦海裏都裝着寶葫蘆似的，輕輕一搖，那無數動人的歌謠，便如同潺潺的甘泉，汨汨地流淌出來——

大月光，細月光，兩條狗子扒薯糠，扒到一卡（塊）薑，拿得（給）婆，婆在灶背炒田螺，拿得公，公在屋背透煙囪，拿得叔，叔在後山斫黃竹，黃竹尾上一條蛇，嚇得叔叔眼嘎嘎……

那時，我們沒有任何有形的玩具，但每天總是樂趣無窮——屋後山的竹林，門前的池塘，田壟裏的小溪，都能帶來無窮的樂趣；更有這脫口而出的歌謠，成為童年最好的精神養料，滋養着我們渴求知識的幼小心靈。很慶幸有位會唱童謠的母親，有會講故古、會唱老曲的爺爺，給我們清貧的童年帶來無盡美好的回憶。記得兒時，每到秋冬季節，勞累了大半年的父母終於有閒情理會我們了。每當月光如練的晚上，屋頂的光瓦灑下一片朦朧的銀輝，我們四姐弟便窩到一床，央裏屋的母親教我

們唱童謠、猜謎語，開啟着混沌的荒原。母親興致一高，便禁不住領着我們歡唱起來。父親一般不言語，只偶爾嘿嘿笑着，附和幾聲。

老家的土木屋裏，家家只隔一扇木壁，不但雞犬相聞，甚至聲息相通。隔壁表姑家的長金、國珠姐弟聽到我們這邊又唱又和，歡聲笑語不斷，便篤篤地敲打木壁，問我們笑什麼，快與他們分享，我們便拿腔捏調地手作喇叭狀向隔壁哼哈，故意高一句、低一句，說一句、藏一句。國珠他們實在經不起誘惑，後來竟然悄悄地將木壁戳開了一個眼，以便更真切地與我們同樂。國珠的母親我的表姑是村裏戲班裏的主角，所以長金姐姐雖唱的童謠沒我們多，但她會甩水袖，會走蓮花步，會整段整段地唱老戲，於是我們經常相互換着聽。

母親的聲音總是很好聽，像晨風中的牧笛，清亮婉轉。還有圍屋的好幾位大嬸，都會唱童謠，於是在朗月的晚上，經常是童謠此起彼伏。有位明輝嬸婆，連哄她孫兒孫女睡覺都哼童謠。在這種薰陶下，小伢子不會唱童謠被說成啞菩薩，木菟腦。好勝心強的我們，總喜歡一比高低，於是經常鑽到竹林裏，爬上高高的竹叢或坐在高高的草垛上，比賽誰的童謠唱得最好，唱得最多。後來怕竹林裏和稻草垛裏有蛇，才將玩耍、打搗的山頭換到了寬敞的曬穀坪上，空坪裏肥嫩嫩的青草，織成了天然的綠毯，留滿了一個個小屁股印和長串串的足跡，還有歡唱與嬉鬧——

薯穀，憲嗦，確米，下鍋，煮粥，大人食一碗，細人掙鍋鏟，掙一籬，送外婆，掙一桶，送外公，掙一擔，送外甥；

缺牙齒，扒豬屎，扒一籬，送外婆，扒一桶，送外公，扒一升，自己蒸，蒸到半夜，爬起看下，蒸到天光，拿起碗就裝……

正巧換牙的伢仔對號入座，羞得滿臉通紅。缸子是我們中最早換牙的，大大的門牙掉了後，豁着一個大口，說話總漏氣，老關不住風，於是不經意的童謠，在他想來成了取笑他的緊箍咒。

小心眼的缸子氣得不行，故意捂着嘴，牙疼似地嘰哈着。始作俑者緊張了，走過去關切地問他，不料缸子猛地將對方推倒，騎在他身上學阿凡提，拿腔拿調地進入了角色：「我的小小毛驢，嘰呦呦，哎呀，我的小小毛驢，哎呀，我的嘰呦呦……」正得意地頭一揚，作甩鞭子狀，聲音卻戛然斷了，原來身下的伙伴將缸子掀翻下來，兩人唬着臉鬥牛似地怒目圓睜，看誰火眼金星。缸子青蛙似地鼓起腮幫子，大尿泡似的，對方終於忍不住撲嗤樂了。雙方互相解氣後，便坐下來喘粗氣，大夥為調和氣氛，故意喊快看月亮姑姐，正在羞我們呢。這邊剛平息下來，不一會，不知誰又瞅着一個剛剛理了頭、露出節疤腦的伙伴嬉鬧起來——

痢痢頭，養黃牛；黃牛不吃草，痢頭學痢腦；痢腦痢出血，痢頭學打鐵；打鐵懶生爐，痢頭學打



賴麗芳國畫《圍屋客韻》。

屠……

大家相互逗着，嬉鬧着，翻着跟頭，打着風車轉，打着滾兒，使盡渾身解數。女伢子斯文些，始終翻着花樣兒唱着童謠。各家的母親已朝着屋腦後背的曬穀坪漫無目的地喊了好幾遍了，伢仔們仍意猶未盡，有口無心地伸長脖子應和着母親，就轉來（回來之意）啦，就轉來！母親一轉身進屋，山上又飄來了奶聲奶氣的歌謠——

一鵝窮，二鵝富，三鵝牽豬牯，四鵝蒸酒賣豆腐，五鵝騎馬赴墟，六鵝打死人，七鵝做證明，八鵝牽下院（縣城之意），九鵝繩鎖鏈，十鵝十足，盡子烟肉。

月亮懸得老高了，我們似乎還沒有倦意，即使有的睏了，也不甘心示弱，只要隊伍沒統一吹口哨散場，決無一人當逃兵。稍眨巴下眼睛，趕走瞌睡蟲，

繼續興奮地跳着，唱着——

米穀豆子，半角一升，兩桶三鬥，四羅五擔，六條七寸，八寸九尺，烏黃花羅，赤穀綠豆，雞蛋鴨卵……

直到月亮鑽上天頂了，伙伴們才發覺有點不對勁，後腦勺只覺得冷嗖嗖地，一轉身，才發覺不妙，只見幾個朦朧的影子衝上曬谷坪，原來是母親們手裏高高揚着竹梢，氣呼呼地吼着，抖得呼呼生風。玩瘋了的伢仔們不得不立即熄了熱焰，怔愣半晌，被母親拖掖着走下曬穀坪，極不情願地回家去了；另一些沒讓大人逮着的伢仔們也快快地下坡來，嘴裏還拖着長長的尾音，挑逗着大人們的耳鼓——

菩薩仔，滴滴格，有雨留到夜晨落，白天好種地，夜裏好唱歌；菩薩仔，滴滴格，有雨留到夜晨落，白天好學書（讀書），夜裏唱哩囉……

直到圍屋的操坪裏分路後，各自才躡手躡腳地向家裏摸去，推開虛掩着的木門，爬上樓梯，鑽進被窩，生怕大人聽見，便佯裝打起了呼嚕，可腳底生癢，心裏像揣着隻兔子。那一浪高過一浪的嬉鬧，那餘音繚繞的歌謠，似乎正透過屋頂的光瓦傾瀉下來，平伏那蹦蹦跳跳亂躡的心兒，輕柔地撫摸着我們，甜甜地進入夢鄉……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二級作家。長篇兒童小說《暖村》入選二〇一三年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東江謠》（合著）獲第十一屆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

作者通過母女兩代人的對比，展現了不同時代青年的成長環境與價值觀差異。女兒黃秀娟在母親準備的成人禮中，經歷了一場精神層面的蛻變與成熟，認真思考成長的真諦與生命的意義。

——編者

成人禮

吳德文

二〇〇〇年，這個跨世紀之年的七月，黃秀娟終於告別了沒完沒了的題海，結束了緊張的高考，上了大學。這一年，她就像媽媽當年從槍林彈雨中的戰場上過來的一樣，眼前一片寧靜、恬適及祥和。

春節一過，她便向媽媽索要成人禮：「媽媽，我已滿十八歲，該送我一份成人禮！」

媽媽說：「好的！媽媽一定不會忘記。」

黃秀娟高興地說：「媽媽，提示一下：我希望能得到一部彩鈴手機！」媽媽看着她，沒有回答。

清明節前夕，媽媽請她幫忙準備香煙、酒和玫瑰花。煙是這邊的特產紅塔山，五條；酒，是一粒香，一箱；玫瑰花，九百九十九朵，要剛摘的。在黃秀娟的記憶裏，每年的清明節媽媽都要出一趟遠門。她攜帶的物品是香煙、酒和玫瑰花。這些物品，黃秀娟幫過她準備過很多次。這幾天，看到煙霧中的媽媽，黃秀娟既緊張又害怕。媽媽平時不抽煙，但每次接近清明節，黃秀娟窺視到媽媽會抽煙。她坐在陽台的一角，默默抽着，把自己籠罩在煙霧中。偶爾，被煙嗆着，傳來一陣劇烈的咳嗽聲，然後掩面。黃秀娟不敢打擾她，便悄悄走開。

媽媽是她心裏的英雄。在家裏的照片裏，她曾經是一個解放軍戰士。上世紀八十年代，媽媽與她一樣的年齡，冒着槍林彈雨上過戰場。但是，她從來不提及她們的英雄事跡。她知道媽媽的內心一定有悲壯的故事，有慘烈的經歷，有永久的傷痛。雖然她已轉業，在地方醫院做外科醫生。但是她永遠也忘不掉她們的青春韶華。

準備好這一切，媽媽要她多請一天的假期，和她一起去麻栗坡烈士陵園掃墓。

這天，一路上媽媽一臉嚴肅，聚精會神地開車。

長久的沉默，讓黃秀娟感到壓抑。忽略了許多窗外的美景。黃秀



娟在副駕駛看着媽媽開車，提出在讀完大學一定要拿到駕照，好輪換着開。媽媽依舊沉默不語。

車子在路上行駛了大半天，趕到南疆麻栗坡的時候，已是晚上。她們找好住宿的酒店，來到一家餐館，草草用餐後就回房早睡了。

第二天一早，黃秀娟被喚醒。她看到媽媽換上了以前的綠軍裝，英武的氣勢一下子就征服了她。黃秀娟上前摟住媽媽說：「媽媽，你真美！」

「打住！別亂了我的軍裝！今天，是個莊重的日子！」媽媽擋开了她的親昵。黃秀娟趕緊去洗漱整理。

她們來到烈士陵園的時候，山裏的霧氣還沒散開。晨霧中，黃秀娟彷彿看見了一隊一隊的軍人，英姿勃發地站立着，等待戰友和親人的到來。

她和媽媽還有媽媽的戰友一起，把車上物品搬到烈士陵園中。

大家迅速分工，拆開香煙，每人拿幾包過去，點燃，放在墓碑上；酒，也要在每個戰友墓前敬灑；玫瑰花，擺放在墓碑上右的上角，與墓碑上面的五角星交相輝映。

霧氣散開，黃秀娟被這個烈士陵園震撼住了。這裏，一排一排長眠的戰士，他們都與她一樣才十七八歲。墓碑上，都有他們的照片，刻有他們的出生年月和犧牲時間。看他們，是那麼的鮮活和英武！讀他們，是那麼的陽光和帥氣！因為他們，國門才堅固！

因為他們，家園才平安！因為他們，世界才和平！媽媽帶着她，每到一個墓前，擺放香煙和玫瑰，她都輕輕喊墓碑上的名字：

「占英，雯姐過來看你們了！」

「常傑，雯姐來看你們了！」

「張軍，雯姐來看你們了！」

……

彷彿他們都活着，就在跟前，看到他們的親人和戰友，滿心的歡喜。

媽媽一邊輕聲說着，一邊默默地擦拭墓碑上的文字和照片。

「秀娟，那年，他們都與你一般——青春年少，朝氣蓬勃！可是他，當年雙腿炸沒了，躺在我懷裏，喊了我一聲姐，就走了！」

「他，腹部被炸爛了，腸子全流出來了。臨走前，媽媽給他點了一支煙。臉上，還微笑着！」

母親輕撫着墓碑，跟她講述。

「他，用自己身軀擋住了機槍孔，胸前全是彈孔！」

「他，用自己的身子滾雷，肢體全是零散收集起來的！」

……

母親一邊講述，一邊擦拭，極力掩蓋內心的傷痛。

黃秀娟聽着媽媽的講解，彷彿自己也身臨其境：

懷裏的，手術台上搶救着的那些戰友。看着血淋淋的場景，她幾乎不能控制自己。她緊閉雙眼，咬緊牙關，不敢放聲大哭，生怕驚擾長眠這裏的英雄。

良久，她平復下來，用顫抖的雙手，細心地把每座墓碑擦拭。

黃秀娟明白母親帶她前來掃墓的目的：讓她明白，今天的和平來之不易！是這些年輕的戰士，用他們的生命守衛了祖國的國門與疆土。是在教育她，這朵溫室裏的花，總在抱怨這樣不足，那樣不夠！沒畢業卻想着南方的大城市淘金——為了仕途，為了錢財而奮鬥！

她終於理解了媽媽不同意爸爸下海經商的原因。看到這些長眠在這裏的英雄，她想：我，應該做什麼樣的人，不應該做什麼樣的人；我，應該做什麼樣的事，不應該做什麼樣的事。此刻，黃秀娟一下子覺得自己很渺小、很輕薄。她應該重新審視自己，樹立新的人生標杆。

香煙，已經全部點燃了；酒，全部敬灑了；玫瑰花，全被擺上了；墓碑，也全部擦乾淨了。忙完這些，媽媽和她以及前來祭奠的戰友們洗乾淨手，虔誠地對着烈士們三鞠躬。

然後，媽媽莊重對她說：「秀娟，這就是媽媽給你的成人禮！你要時刻銘記躺在這裏的每一個戰士！他們的成人禮，就是把自己生命獻給了祖國！」黃秀娟含淚點頭說：「媽媽，我明白！謝謝媽

媽！」

她十八歲的成人禮，是清明節母親帶她在烈士陵園，在九百九十八位烈士跟前完成的。這份成人禮：精美、沉重、珍貴！讓她終生難忘。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田埂上的花》、《樹挪活》、《拯救》，長篇小說《浮生》，電影劇本《梅嶺之戀》已拍攝成電影並公映。）

彭爭武

歲月

對山有個交代 便在山上蓋個房
對地有個交代 便在地上種上莊稼

點上旱煙 陽光下吟詩
煮一把糙米 養出一窩兒女

扶着我走 是早起的風
給我一生的歸宿 是晚來的夜

圍着來來去去的我
生死那首歌 就是一泉叮咚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委員、東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長者之言



朱少璋
香港作家

有些話憋在心裏好幾十年，不吐不快。今天算是可以「倚老論老」，暢所欲言。

我一介書生出身於「傳統中文系」，但對於某些中國傳統美德，倒不一定認同，「敬老」就是一。並非說老不該敬，而是用不着刻意強調或大肆宣揚「敬」與「老」的必然關係。要強調、宣揚或教育

車門關上……兩株待在車站旁枝葉扶疏的小樹因風偃仰，樹影在下班的斜暉中掩映——彷彿要向關愛座上兩位老人家鞠躬致敬。

的，應該是不分年齡性別身份地位的「敬」，而非把「老」的地位特殊化。相信每個人都希望得到別人的尊敬，但我更希望這份尊敬盡量不要與我的年齡拉上關係。

社會上各種優惠長者的計劃實在談不上與「尊敬」有關。比如乘車優惠，在官方眼中其實是「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運輸票價優惠計劃」，計劃乃建基於「減輕經濟負擔」。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某些節目，也為長者、殘疾人士、全日制學生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受惠人士提供優惠票，歸納而言，這些優惠也是針對「減輕經濟負擔」而設。至於近幾年爭議多多的關愛座，部分讓座者也許出於愛心，但受惠者其實只是享受某些條款賦予的特權——施、受之間並不必然有「敬」的存在。

有些長者誤以為自己應該、必然、肯定受到尊敬或禮讓，於是大刺刺地插隊、理所當然地逼人讓座等怪事時有發生，而與怪事相關的所謂有力論據不外乎「食鹽多過你食米」。先不說多吃鹽會損害腎臟功能、導致血壓升高、加重心臟負荷，一個人「倚老賣老」其實就是「窮得只剩下把年紀」，不但得不到別人發自內心的尊敬，反而容易招來鄙視或反感。因此，剛成為長者的我，總不免誠惶誠恐——並非害怕終有一天享受不到某些優惠與特權，也並非害怕那些特別喜歡吃鹽的長者群起而攻我；而是害怕終有一

天，自己竟一不小心變成自己曾經最討厭的那種人。巴士車廂內一對老夫婦坐在關愛座上，中途乘客下車騰出了三兩個座位。老伯正嫌座位侷促方欲換到後面坐，老太溫柔地說：「喂，我哋坐番呢道，後面啲位留番俾啲後生坐啦。」老伯微頷，坐回原位。車門關上，巴士起步引擎虎虎生威引動附近的氣流，風起處，兩株待在車站旁枝葉扶疏的小樹因風偃仰，樹影在下班的斜暉中掩映——彷彿要向關愛座上兩位老人家鞠躬致敬。

一年一度一歸來



林中英
澳門筆會會長

在賀誕活動的數天裏，醒獅鑼鼓隊巡演街頭；廟前分燒豬肉；邀粵劇戲班表演多齣全本名劇，街區的金曲組弦歌不斷；在街道上設逾一百席酒筵敬老、聯歡；競投花燈……

在澳門，過了正月初的春節後，最熱鬧的節慶不是元宵節，而是舊曆二月初二土地神誕。

土地生養萬物，人們敬愛土地，相信他能護佑平安。土地信俗在中國人社會流傳遠久，哪裏有華人住下，哪裏便有土地神社。在道教神祇中，福德正神土地公公最與庶民親近。小小澳門裏除了城區、社區的祠廟，街道、圍、里、巷也設有中、小型土地社壇，尚被供奉着的公眾「社公」有一百四十多個，最原始



乙巳年的土地誕裏看戲人多，吃筵席的人多，就這麼熱鬧哄哄地過去了。
(林中英提供)



的「社公」是一塊大石頭，但它威嚴赫赫，新建樓房要繞開它，誰都不好去移動。許多家庭內安放神龕，都有一個以「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黃金」或者「金枝初發葉，銀樹正開花」為對聯的土地神牌位。為了進一步嚴保家宅人口安全工作順利，還在大廈門前多供一個「門口土地」，早祝晚禱，敬奉神香；有些臨街商店每晚為「門口土地」燒過金銀元寶才拉上閘門。澳門土地信俗久遠廣泛，在二〇二一年被列入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自此，澳門裏多個社區的賀誕活動更是一年勝於一年。

雀仔園是澳門最早實踐城市規劃的華人居住區。這僅僅五萬多平方米的老社區，在賀誕活動的數天裏，醒獅鑼鼓隊巡演街頭；廟前分燒豬肉；邀粵劇戲班表演多齣全本名劇，街區的金曲組弦歌不斷；在街道上設逾一百席酒筵敬老、聯歡，九十高齡的長者均獲一千元大利市；競投花燈……乙巳年的土地誕裏看戲人多，吃筵席的人多，就這麼熱鬧哄哄地過去了。

我媽今年九十六歲了，她出生在雀仔園，出嫁後仍住在這裏，一直至今，活成了雀仔園的「街坊保長」。她肚裏藏着很多故事，只是近年來不愛說話了。而我，在眾多兄弟妹中是最受神功戲影響的一個。當年的土地誕，我最享受的是坐上戲棚前臨時搭建的看台最高層，一邊看穿紅著綠的戲中人在虎度門進進出出，一邊硬啃連皮的甘蔗。那幾天小吃擔子來

的多，已逃離大人的眼皮底，把個酸蘿蔔、酸木瓜、清水馬蹄、椰子夾酸薑亂填肚腸。只是每夜的戲癮未能滿足，還未看至散場，便被召回家中，躺在床上還聽到鑼鼓鏘鏘。只為粵曲粵調在童年入了耳軌，以後聽曲、習曲都比較自然了。

乙巳年土地誕天氣回南暖和，到戲棚看戲的女長者特別多，她們舒坦地坐着，神魂專注，頭也不轉。隨着年歲漸大，又捨不得消費的她們，久矣乎沒有入過戲院了，對這台神功戲的盼望，就如王安石所寫的：「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天文臺下有人家



黃秀蓮
香港作家

好一座天文臺，
納天象數據，測
氣候變幻，百餘
年來擔負重任，
匡助民生。

在天文臺道一睹天文臺的廬山真面目本是最順理成章的，不過其中頗為周折、延宕。初出茅廬就在

尖沙咀工作，那兒離天文臺道不過一箭之地，但是十年來舉頭仍難窺高軒的影子。名之為臺，自是居於高處，曾動念想從與金巴利道交界那寫着「神愛世人」的教堂出發，路短，舉目已望到盡頭，沒道理不去探個究竟。惟坡道陡峭，盡頭處綠樹恍惚，不知何地。我缺乏探險精神，加上那時身體極差，有氣無力，未敢舉步，便打消了訪尋之念。

近日因聚舊而重遊，信步柯士甸路，路呈弧形，有石階，階梯磨損，油漆剝落，舊痕歷歷，古道風貌已成。登頂則歧路分叉，一側通山林道，另側往哪裏呢？這區的大街小巷自以為瞭如指掌，其實仍待探索。那兒有不少整齊樓房，像興建在梯田之上，隱藏在紅塵邊緣。左行穿過小型屋邨，見兩邊都是民居和酒店，路標赫然寫天文臺道，原來其路幽隱，逶迤曲折，那麼天文臺可能就在附近！沿路前行，一樹挺立，行到盡處，見一片翠色，卻鎖在門閭裏，門上有天文臺藍色地球的標誌。當年只覺臺高不知處，今回無意造訪卻驀地相逢，天文臺終於出現，剎那間不無恍惚迷離之感。門閨深鎖，告示二十四小時監測，張望一番，茂樹佳木圍抱下，隱約見鵝黃建築。

天文臺選址在山丘之巔，擁制高點而超然，仰觀而偵望遠而察。站在大門外俯視，路極陡斜，一望到底，那教堂就在山麓，我恍惚看見當年佇立躊躇怯步畏前的身影。由山上望到山下，似一瞬間漫長，唉，

早已辭別職場守拙歸田了。我小心翼翼循樓梯下行，右邊是諾士佛臺，酒吧林立，入夜即一片笙歌。梯級間遇見把行李搬入酒店的旅客，似欣欣然迎接疫後。好一座天文臺，納天象數據，測氣候變幻，百餘年來擔負重任，匡助民生。天文臺興建於一八八三年，已列為古蹟，不遷不移、不離不棄，在收音機電視台等媒體發布天氣信息，提醒市民，功勞極大，真可謂剛毅睿智，體貼入微。天文臺巍然聳立，這麼高那麼近，不可思議地與民居既近又遠似離又即，呀，香港就是這樣奇怪。

館裏當時靜悄悄的，沒半個訪客，於是，我就坐在可能是仿製，又或是昔日存留下來的西洋絨布椅子上，呷了一杯咖啡——在這個他們存在，又不存在的空間。

明治豐平



唐容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副教授

「這不是你該出現的地方！」



撇開國族不談，單以平民的身份地位而言，他們或許會這樣對我說。

可是他們今天沒在。

地面樓層，那間曾用作宴請貴賓，而今卻變成了咖啡廳的飲宴廳；迴旋梯上，那間專供賓客載歌載舞的宴會廳；還有走廊兩側，那幾間西式寢室，通通都失去了他們的蹤影。無論是天皇的隨從、航空司令部的軍官，抑或美國佔領軍的隨軍人員，今天統統都已經不知所蹤，只剩下這幢粉藍色系的建築，佇立在札幌市的中島公園裏，跟蔚藍的晴空與耀眼的積雪相映成趣，讓人誤會它只是一幢用來點綴園內景觀的裝飾建築。

這幢名為豐平館的近代西洋建築，曾經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先後接待過明治和其後的兩代天皇；戰爭期間，它也成為過北方軍航空師司令部的駐紮處，以及戰後美國佔領軍的駐軍住所。一八八六年，北海道廳首任廳長岩村通俊在這裏，規劃北海道的拓殖計劃。然而在接待元首和容讓政要辦公之外，豐平館還同時兼具面向大眾的功能。

豐平館建館，本來就是為了向旅客提供住宿設施。儘管明治天皇的下榻，讓它一躍成為了別具歷史意義的館舍，但就在一八八〇年開館後的第二個月，北海道開拓使就將它無償租予私人機構經營旅館和西餐廳。到了一九二七年，豐平館北側更建成了新館，

為札幌市提供了一個可容納一千五百人的大型會議廳。儘管在戰爭期間及其後，它一度被被軍方徵用，但不久，它又迅速變回札幌市社區中心和市民會館。

一九五六年，為了興建新的市民文化活動綜合場所，札幌市政府一度討論，到底該拆除還是保留這幢已經有七十六年歷史的建築，而為了回應札幌市民保留豐平館的意願，市政府決定將豐平館由位於大通公園附近的原址，遷往現今中島公園的所在地。札幌市在一九五八年舉辦北海道博覽會的時候，豐平館還扮演了博物館和美術館的角色。其後，豐平館發展成一個綜合婚禮會場，時至今日，它已成為了深受人們喜愛的婚禮會場。

我是不該出現在這地方的。

只是，二〇二四年底的那個早上，我在前往北海道立文學館和渡邊淳一文學館的路上，恰巧需要穿越中島公園，恰巧需要在這幢粉藍色的建築跟前走過，然後，彷彿聽到它輕輕的一聲呼喚，我就莫名其妙地被吸引進去了。

館裏當時靜悄悄的沒半個訪客，於是，我就在參觀過樓上樓下一間間華麗的大廳和房間之後，到昔日的飲宴廳，坐在可能是仿製，又或是昔日存留下來的西洋絨布椅子上，呷了一杯咖啡——在這個他們存在，又不存在的空間。



她經歷了如此殘酷、傷痛的人生，卻能夠壓抑下這一切，在舞台上不斷地發光發熱，演繹不同的其他人生。她的藝術才華和敬業精神，受到同行朋友的稱讚和敬佩，包括當時初出茅廬的演藝天才黃子華……多麼好啊！在這春光的撫慰中，就像枯木逢春……

春之頌

周蜜蜜

春天，是大自然的魔法師，解除了冬天的冷凍，讓萬物重新得到生機。在這個季節裏，花草樹木盡情地展現出它們的美麗，讓人心曠神怡。

在香港，春天的景色格外迷人。我和居住在此地的人們一樣，最早看到的春的信息，正是從盛開的杜鵑花開始的，無論是在街道旁邊，還是在商場的出入口，抑或是在公園的花圃裏、山坡上，處處都可以看見一叢叢、一畦畦的杜鵑花連綿開放，有的是雪白的、也有鮮紅的、粉紫的、淡黃的……很快的、很快的，整個城市彷彿一下子就被色彩繽紛、歡騰盛放的杜鵑花海包圍起來了，讓走動着的人，就像置身於一

幅幅浪漫的畫作之中。當然了，還有不會缺席的洋紫荊，一棵棵象徵着香港精神的洋紫荊樹，也伸展枝葉，繁茂迎春，重新開出大朵大朵的洋紫荊花，和地面上綻放的各種各樣的花花草草相輝交映，引來數不盡的蜜蜂彩蝶飛來飛去，在花草之間翩翩起舞，組成活生生的、美不勝收的春日動畫片。

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日，我興致勃勃地走到住處附近的公園，去看望分別了一年的「好朋友」們，就是前面說過的杜鵑花、紫荊花、還有櫻花、桃花、梅花、茶花、牡丹花和玉蘭花。只見在春陽高照的春園裏，她們都精神煥發，爭妍鬥麗，似乎開得比去年更加好看了，吸引着踏春賞花的遊人，絡繹不絕地前來。

最先走在花道上的是一群正在休假的印度尼西亞女傭人，她們除去日常樸素的衣裝，換上印着熱帶花卉圖案、突顯出不同形態的民族紗龍，一個個濃妝艷抹，打扮得花枝招展，恍如剛剛從選美場所走出來的佳麗，不斷地發出歡聲笑語，爭先恐後地走近花叢取景拍照，令滿園的春色錦上添花。

接着，有一對年輕的愛侶款款走來，看上去就知道是本地的居民。他們手牽着手，臉上漾着盈盈笑意，雙眼顯得特別明亮，蘊含着對幸福的期望，並肩走向那選定的特別繁盛的花枝旁。

跟隨他們後面的，是一個拄着手杖的老人，身旁有一個攙扶着他的少年，應該就是爺孫倆了，正不



徐不疾地走着、看着，向四周圍的春花春色，投過去喜愛的目光。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的心中彷彿也有一池春水在微微蕩漾，溫暖舒適，無比愜意。

啊！如此春天，不僅是大自然的復甦，也是人生的春光。

這時候，忽然聽到有人喚我，循聲回看，原來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好朋友，她居然也來了，真好！我急忙過去迎接。

只見她精神奕奕，正站在前面一棵盛開的玉蘭花樹下，十分興奮地對我說：「看到了嗎？那花開得真好看，一點也不比去年遜色！你知道嗎？過去那個夏季台風天，曾刮走這樹的不少枝葉，我擔心極了，很怕它挺不住呢！好在，它不但沒有倒下，等到現在春來了，花還開得這麼好，好過舊時呢！你看是不是？」

「是啊！是啊！」我疊聲應着，滿心歡喜，感覺實在是太好了！

這一位朋友，天生有一副很好的嗓音，從小就很喜歡藝術表演，尤其是聲樂方面的演藝。她中學畢業後，考入了國家一級音樂學院，專攻聲樂。但她畢業時適逢文革爆發，除了八個樣板戲之外，沒有更多演員發揮的藝術空間，輾轉回到了出生地香港。然而，在這樣一個商業化的城市，處處講求經濟效益，要建立和追求藝術事業，實屬不易。她唯有改行，成

為話劇演員。

正當青春時期，順理成章，她與一個歸國華僑青年談戀愛。對方想去歐洲深造，但學費和生活費不足，一心成就愛人的她大力支持，慷慨地奉獻。可是，就在愛人負笈出發之前，她懷孕了。怎麼辦？他們經過商議，作出艱難的決定：要讓愛人到海外專心求學，她忍痛放棄自己的骨肉，把胎兒打掉。這對於女性，一個準母親，是多麼殘忍的事情啊！但她選擇為愛犧牲，咬緊牙關，永別了未能面世的孩子，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期待愛人學成歸來的那一天……

萬萬想不到，她忍受了千般痛，等來的，卻是比捨棄骨肉更加殘酷的打擊：她為之奉獻了一切的愛人，已經在異國移情別戀，背信棄義，完全把她拋棄了。

她痛苦不堪，在哭乾了眼淚之後，還是要面對現實，把全副心血情感投入到工作之中。她經歷了如此殘酷、傷痛的人生，卻能夠壓抑下這一切，在舞台上不斷地發光發熱，演繹不同的其他人生。她的藝術才華和敬業精神，受到同行朋友的稱讚和敬佩，包括當時初出茅廬的演藝天才黃子華。多少年來，她一直在舞台上屹立着，獲獎無數，直至功成身退，榮休落幕。可是，沒有料到，命運繼續給她設置險峻的關卡，一次醫療手術的失敗，令她下肢癱瘓，不能自行走動，只能以輪椅代步。幸而她有堅強的意志、樂觀的心態，不時出來和朋友聚會，也常去觀賞新的影視

及舞台作品，勤發微信，暢談自己對生活藝術的種種感受，比許多人活得更充實、精彩。

今天，春來了，她也來了，我和她歡喜地在繁花如玉的玉蘭樹前合照，讓春天的氣息溫柔地包圍起來。

多麼好啊！在這春光的撫慰中，就像枯木逢春，人們也會重新燃起生活的熱情，充滿活力地迎接新的挑戰。在這個季節裏，一切都充滿了希望和可能性，讓我們感到無比興奮和期待。

感受春天，讚頌春天，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在春天縱情顯靈，給我們的生活和生命帶來嶄新的色彩和活力。讓我們在春天裏，重新找回自己的精神意志動力，促使我們的心靈也隨着大自然一起綻放出美麗的花兒。但願春天的美好永遠伴隨着我們，生生不息，無止無盡，永遠充滿希望和喜悅。

（作者為香港作家、兒童文學家、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

明

深圳大鵬所城二首（外六首）

鄭龔子

所城位於深圳東部大鵬半島，始建於一三九四年，為明清南中國海防軍事禦所，曾抵禦倭寇搶掠及西方殖民侵略。城內有鳳凰樹。東山寺已近六百年歷史，俯瞰大亞灣，山下即所城。

六百年前稱堡壘，烽煙血海禦西東。鳳凰孤木知晴雨，雲淡風輕動晚空。

東山古寺新修建，四大天王鎮俗魂。豈待高堂金塑像，心空眼淨自無根。

註：無根，形容道。

感賢生長期心困寄勉六首

賢生自幼受父親極端重男輕女之言語虐待，憂慮被棄而成心病。恐懼纏擾，心靈脆弱。

少小承羞辱，煎心症候擔。雙親延積弊，賤女只矜男。格致修身奮，沉傷鬱未宣。穿空還鎮地，文武近雙全。

滿抱蒼生念，從商只輔貪。東西污穢業，障日蔽天藍。善惡相交戰，陰晴疊世塵。悲歡成敗替，幾許見清真。

註：塵，既指俗世及俗事，亦喻禍亂戰事。

翠竹青霄淨，人間造劫輪。浮生深淺浪，冬轉又新春。仁思何鬱結，勇志可衝天。北斗初襟壯，翻山萬里驀。

（作者為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哲學博士、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南溟詩社社長兼主席。）

明

網

彼得撒網



聖保羅書院 李浩榮老師



寒假過後，好友力翔兄邀台歸來，送我單德興編採的《王文興訪談集》，訪者與受訪者雙雙簽了名，我高興極了。王文興的《家變》乃當代華文文學經典，力翔兄這趟旅行專程去參觀小說的背景場所紀州庵，王文興早歲的居所，現在成了台北市政府的文學保育館。「王老師生前常去館裏的附屬書店，偶爾會簽上一批書，職員說，現在是賣一本少一本了。」力翔兄介紹之餘還發來好幾張紀州庵的照片，只見那黑瓦棕木的日式平房裏，有一道長長的走廊，廊上掛着窄頸柚子燈。若然拉開玻璃趟門，坐在榻榻米上往外觀望，便會望見四周園林，蕨葉蓊鬱，老榕婆娑，幽深的樹後彷彿有白衣的魂魄仍在躲藏着。

而植於卵石路旁的那棵蒼松，乍看真有點像我見過的王文興先生，舉止肅穆，不說話時似乎總在思考天人之間的奧秘。十多年前，王文興來港出席紀錄片座談會，穿深灰風衣束紅領帶，我印象較深的是聽王先生談閱讀《聖經》的體會。「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只同意《舊約》是

一流的文學作品。」王文興一字一字地說來，語速徐緩，「至到最近，我才開始認識到《新約》也有極高的文學價值，有的地方甚至超越了《舊約》。」

《王文興訪談集》也紀錄了這番見解，並舉出《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作為例子。耶穌被釘十字架後，彼得與門徒重操漁業，某夜他們出海捕魚，打了一夜魚也沒有打着什麼。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卻未認出那人就是耶穌。耶穌對門徒喊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着。」門徒便依言撒下網去，果然漁獲甚豐，卻因為魚太多了，竟不能拉上網來。其中一位門徒對彼得說岸上那人是耶穌。彼得一聽說是主，他原是赤着身，就趕緊束上外衣，縱身跳入水裏，去追尋耶穌。其餘的門徒坐着小船，拖着一網魚而來。耶穌在岸上生起了炭火，並吩咐門徒拿幾條剛才打的魚來，要為門徒親自預備早飯。彼得就回去船邊，把網拉到岸上，那網裝滿了大魚，共一百五十三條。魚雖然這麼多，網卻沒有破。這段經文傳統的經學家看重的是魚與漁網之象徵意義。約翰特別記下捕到一百五十三條大魚，此數恰好是加利利湖魚類的數目，代表門徒捕獲到每一種的魚類，象徵有一天萬國萬民都要聚集到基督的面前。這麼多魚，網卻不破，又象徵着教會容納萬民，不分種族或膚色，普世至公。

王文興則從文本細讀的方法去分析這段福音。他留意到彼得先穿上衣服才跳進水裏，這是表達尊敬，他知道岸上那人就是復活的耶穌，不可赤身露體去見主。王文興還留意到彼得跳進水裏游過去這動作，說人們很容易忽略了當中的文學意涵——「那是因為他急切，他要趕到耶穌

身邊，等不到這條船划到祂身邊；他怕錯過了機會，他深怕這復活的耶穌剎那間又不在了。」經過一整夜的勞累與挫敗，我想像到跳進水裏的彼得定必已筋疲力竭，而他的內心又是萬分的焦急與驚喜，這樣的情形下，四肢就更不好使喚了。浪頭一波一波地撲面打來，視線一片模糊，人就只管瞧着岸上那發光的地方，奮不顧身地往那處游去。這種的經驗既神聖亦尋常。

出生入死網中情

香港都會大學 潘金英老師



網路很神奇，網路引人注目；網路，連線你和我，她和他，甚至通往古代時空以及現今整個世界，真奇妙！

白天我閱讀許地山早期小說《綴網勞蛛》，講述童養媳尚潔，逃離婆

家後與長孫可望結為夫妻，後遭遺棄，到馬來半島獨自為生。長孫知錯，將尚潔接回……許地山通過對一個女子人生遭遇和態度的描述，體現了作者充滿宗教意味的人生觀：「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

作品令我聯想到夜晚我翻看無綫電視王晶編劇的八十集時裝長篇劇《網中人》，熱議又大受歡迎，顧嘉

煥作的主題曲街知巷聞。劇中充滿自信的程緯（周潤發飾）在玉福珠寶工作，與太子方希文（鄭裕玲飾）熱戀；程緯弟程燦（廖偉雄飾）剛從大陸偷渡香港，愚昧非理性、好吃懶做、急於求成，阿燦成為港人對大陸人的貶稱。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後，中港兩地經濟差距收窄，大陸人以「港燦」嘲笑香港某些土裏土氣的香港人。發哥在某集劇中說出「咪搵少啲囉」的金句，影響香港社會反思核心價值。

情愛似網，誰人墮入情網，似是黑白生活中添上色彩；但每個人的生活是平行的軌道，只有真情相待，才能找尋到與他人相交的點，予取予求未必平行，終究有人似被囚網中吧！

我聯想到魚網、文學網。魚網是由一根根絲線織結而成的，正是由於線的相交才有了節點，也才有了整張網。魚網若是夠結實，那麼絲線的力量會更強大。這就像文化人的文學大網，如果沒有人脈交流，形同散沙，那麼文人定是脆弱的吧。

我們的文學世界正像一張網，無數詩人、作家相交、相逢、相知、相惜，就建構成絲線的節點；我們才會變得越來越強大，文學才會日益有影響力。

香港文學歡迎大灣區四方八面不同的文藝思路、文青士子，聯結生活在溫暖濃情相伴的、相聚交織的文藝氛圍裏，彼此支持、真情相待，定能找尋到與他人相交融通，產生絲線相交纏的節點，像魚網般日積月累地匯聚成一張強大網，文人詩人共建每一個節點，就能讓文學大網發揮強大力量！



難以解釋的茫茫人際網

華夏傳統文化研究院 潘明珠老師



「你在此卡片冊儲滿客戶的卡片，你的人際網才算建成。」我初入商界職場時，日籍上司新島先生對我訓示。

當時上世紀九十年代，商場人手持水壺型手機，但通訊軟件及互聯網並未流行，於貿易職場打拼，我們職員須親訪客戶，為廠家做好聯絡工作鋪路，才會有生意。青春少艾的我，任職日資跨國公司，手上擁有多個高級時裝品牌代理權，故我有機會接觸多位著名設計師、大企業高層，與我同屆畢業的同學均羨慕我。

唉，誰料新島先生原來甚膽小（或因外語力不足），他見到大人物不敢趨前傾，卻指使我做先頭卒打招呼！初出茅廬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即使只會幾句法文、意大利文，都夾着英文嘖嘖咕咕的問取卡片，把上司的卡片冊裝得滿滿的，令他非常滿意，更漸漸重用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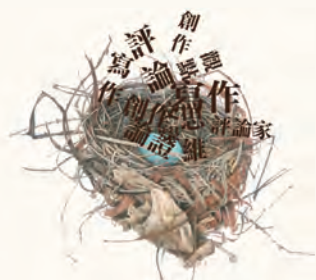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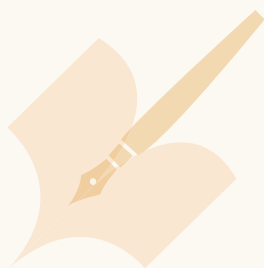
我閱讀了高陽名著《胡雪巖》，驚為商界人寶典，這位從一個貧民到錢莊藥店富商的紅頂商人，他生命中的傳奇經歷，他當下如何拆解，如何化危為機，均給我帶來許多啟發……

「商道即人道」，胡雪巖每次於重要關頭，都有賴他得人際關係好友協助，才化險為夷。讀《胡雪巖》後，我益覺建立人際網絡之重要。但香港商場一般只是泛泛之交，因人人利益掛帥，而胡雪巖的成功，勝在他有一雙慧眼，知道不只是結交大人物重要，大人物旁邊的人更重要；正如高陽說：「其實胡雪巖的手腕也很簡單，他會說話，更會聽話；緊要關頭補充一、兩語，引伸一、兩義，使得滔滔不絕者有莫逆於心之快，自然覺得投機而成至交。」新島先生說，填滿卡片冊很重要，我認為填滿盒卡片中，能有莫逆之交才重要！

難忘那年、那天，我和阿龍，像捧神級人物似的去跟尚——保羅·高緹耶（當世國際級著名設計師）攀談，忙碌的尚保羅只隨便回應我們，我便轉為跟他的助手傾談，而且因瘦小的助手朱諾喜歡香港，我與朱諾談得投契，後來熟絡了後，我更通過朱諾，知道了鼎鼎大名的尚保羅設計師的多種喜好（例如他很欣賞哥哥張國榮演的《霸王別姬》），結果我成功為張國榮和尚保羅牽線，張國榮有機會穿上尚保羅的高級定製設計服飾，華麗登上演唱會的舞台，旋風掃落葉地瘋魔了萬千歌迷影迷……寫至此我寫不去，腦海盡是張國榮和各式難以解釋的網……

網

網的牽絆



香港中文大學 李端宜



我曾經執着於那些如雨後蛛網一般，轉瞬間消滅了的蹤影；曾覺得過分自省是好事，以為與他人聯繫的細線，正承載着我每一舉動、一字語的重量，稍有不慎便會撕裂。人總將無法理解的事歸之於玄學，而我亦然。自大學起身邊的人群流動起來，我才分明感受到，萍水相逢的兩人背後總有神秘的、恰如一面網的牽絆，由不盡的相交點編織成一道道軌跡。

回想起來，「玄學」似乎總在暗處指引。事隔多年我才恍然想起，早在和J結識之前，我便已從他人口中聽過她的名字，緣分早已悄然編織。結識K那日的天氣我早已忘卻，卻記得我坐在教室一隅，等着竹竿先生的課。當K匆匆而來之時，教室裏已剩我身邊的座位，攀談起來倒是愉悅。偶然提及中學，只見K瞪大眼睛，驚覺我倆竟來

自同一所母校。我倆雖家庭背景相似，性格卻似鏡像般倒轉，倒也因一種奇妙的牽扯，和她在片刻交匯。過去兩年，我們每每憶起初見時的巧合——她已在歲月洗禮中變得越發堅定，而我正完成離別的課題。人生中無數個相交節點，也許太早、也許太遲，可總有些時刻，讓人感嘆一切都恰如其分。

成年之後，我漸漸學會面對由人編織起來的軌跡，承受擦肩而過的不捨。行走在網上，我熱愛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對曾經交織、後來融化的細線致以感激。只是我大約做不到忘記——那是我成長起來的軌跡。

雙刃「網」

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黃梓琪



心理狀態。

從保護的角度來看，網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環境，使我們能夠與外界保持聯繫。以社交媒體為例，平台如微信、Instagram等讓我們能夠輕鬆與朋友和家人溝通，分享

現代生活中，「網」這個概念呈現出雙重意義，既是保護，也是束縛。這種雙面性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涉及我們的社交、工作，以及



消逝的情網

香港都會大學 王佳寧

有關她的痕跡我已經全部刪除乾淨，某天夜晚卻忽

生活中的點滴。這種聯繫在疫情期間尤為明顯，許多人因封鎖措施而無法見面，但通過視頻通話和信息交流，保持了情感的連接。亦有些在新聞中無法得知信息，通過大眾的上傳，能夠比新聞更快地知周遭情況。

當然，網絡也是一種束縛。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投入過多時間，讓現實生活中的人際關係及身心作息受損。很多年輕人習慣與家人圍坐吃飯時，仍機不離手，令父母長輩在這個「網絡氛圍」中感到孤獨與無奈，而年輕人對此並沒有感到愧疚和反省，很容易損害親情。但更重要的是，在信息氾濫的時代，我們會難以判斷信息的參差真偽，還有言論自由與道德責任的問題，或許造成更多誤導或煽動。這令大眾在處理信息上變得更為謹慎，令人變得冷漠，甚至充滿焦慮。

生活中的「網」是把雙刃劍。它幫助我們連接彼此，知曉世界，但錯綜複雜的信息也需要我們去明辨。在享受網絡帶來的便利時，我們需保持警惕，學會合理利用，找到平衡點，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然想起那張照片。照片裏，她的紅髮波浪般閃閃發光，紅唇張揚，紅色包包，紅色短靴，似乎想要將心裏的火焰印刻滿身，卻穿著雪白的皮草大衣。那時我們站在梵蒂岡博物館松果庭院的橘子樹旁，抬頭是湛藍天空，燦爛陽光。風中我為她拍照，她責怪我幾十張都沒有拍到讓她滿意。

她的名字是情，若你遇見她，第一眼便會注意到她那頭紅色波浪捲髮，漸變似黃昏晚霞。她的氣質透露出一種古典的性感，眼神與聲音充滿對一切的溫柔、迷惘和滿不在乎。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香港合租的公寓。我笑着說你的名字好像武俠小說女主角的名字，有種宿命感。她說你好會形容。我們一起看展、喝酒、去遊樂園。她告訴我，我曾治癒她。

去年冬天，我們去歐洲過聖誕節。最快樂的記憶是共同漫遊於永恆之城羅馬，我們模仿柯德莉·夏萍拍照，驚嘆於神跡般的斷壁殘垣與藝術作品，一切美好得像永恆的童話。而故事的尾聲是巴塞隆拿清晨的對話。「你怎麼不叫我？」「我沒有義務對你負責。」我錯過了鬧鐘和火車，而她獨自離開。一如她在旅途中隨意改變行程，將我拋下數次。

生活也並未發生什麼巨大的改變，只是回到公寓後，全身鏡旁聖誕樹的燈光已然黯淡。情網似海，薄霧縹緲。不甘心，但多了一段深刻的故事。

漫天星宿，眉頭不再緊皺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尤雅諺



人生如同一片浩瀚星空，有時繁星點點，有時烏雲密布。在這趟充滿未知的旅程中，每個人都無可避免地在不同階段面臨迷茫。這種迷茫或源於對未來的不確定、對自我價值的質疑，或者對人生方向的迷失。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常常感到迷茫，就像夜空中失去了方向的旅人，不知何去何從。

回想起五年前，我剛升上中學，校園裏陌生的景象使我忐忑不安。起初對中學生涯充滿期待，卻在不知不覺間蕩然無存。中學課程深奧，學業壓力與日俱增，激烈的競爭讓我窒息。周遭同學似乎都有清晰目標，而我卻陷入迷茫的漩渦之中，遲遲未能適應繁重的功課和緊湊的測考。

中三那年，我迎來了繼升中之後第二個重要的階段——選科，那將會決定學生未來的職業路向。正當其他同學都胸有成竹地填寫選科表時，我卻陷入了糾結。父親

期待的目光、母親強硬的態度、老師的建議、同學的討論，所有的聲音在腦海中交織，使我更加迷茫。

在迷茫中，我開始了一次次的尋找。我學習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歡的科目，最終選修了物理、化學和生物。現在的我，不再害怕迷茫，因為我知道，每一次迷茫都是通向自我認知的階梯，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說：「認識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確實，人生中的迷茫如同黑夜，但只要我們願意尋找，總能發現指引方向的星光。這些星光或許微弱，卻足以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讓我們在黑暗中摸索到屬於自己的答案。每當我抬頭仰望星空，那些曾經的迷茫與困惑，如今都化作了成長的印記，提醒着我：迷茫不是終點，而是重新認識自己的起點。

「學苑春秋」園地公開徵稿

歡迎莘莘學子及老師投稿，近期主題為「網」。
學生稿篇幅五百字內，老師稿篇幅約八百字。
截稿日期為二〇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請把作品連同作者簡介及聯繫資料電郵至：mpmeditor@ningpao.com，標題註明「學苑春秋」投稿。



香港

思考二十一世紀的文學

香港 潘沛雯



《閻連科文學理論系列》

閻連科 著
香港：中華書局
2025 年 3 月

二十一世紀的文學是什麼？文學的本質又是什麼？在《閻連科文學理論系列》中，文學大師閻連科凝聚數十年經驗，帶我們一同探索文學的來路與出路。本系列集結五部文學理論：《發現小說》由小說的「現實」與「因果」出發，發掘小說如何呈現現實，並操控因果重建文學世界，走進「神實主義」的未來。《十九世紀寫作十二講》和《二十世紀寫作十二講》重溫上兩個世紀由現實主義至魔幻主義的文學發展脈絡，通過分析經典全面揭開名著不朽與創新的秘密。《小說的信仰》強調「真實」是小說的信仰，解構小說特有的創新思維。《聊齋的帷幔》剖析《聊齋志異》中的愛與欲，並比較中西的鬼世界，突出《聊齋》兼具傳統與現代的文學之美。

香港

有血有肉的女英雄

香港 羅詩梨



《長生譜》
潘牧雲 著
香港：初文出版社
2024 年 6 月

《長生譜》是潘牧雲首部出版的武俠小說，它編織出一個融合幻想與現實，結合人性與歷史的武俠世界。故事始於嘉慶初年，白蓮教亂起。「四方群盜領袖」齊二寡婦所率領的「黃號」，野心勃勃且好勇鬥狠，不僅起事反清，覬覦皇帝寶座；還欲使自己的名字流傳千古。詎料帶在身邊的小姑娘南昭，練成了《長生譜》所蘊藏的天下第一奇功，自覺學滿出師，頓感天下無難事，將父親和弟弟之死這場無妄之災直指齊二。出版人黎漢傑推薦此書：「正因為重點在於考驗，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怎樣仔細刻劃一個少女如何通過武術、愛情、人生的種種挫折，成長為一個有血有肉的女英雄。」

《明月灣區》編輯委員會

出版人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社長 張曉卿
總編輯 潘耀明 陳錦強
執行編輯 葉國威 張志豪
助理編輯 蕭文禧
裝幀設計 若 華 (Yousa Li)
刊名題字 金耀基
編輯部電話 (852) 2515-5111

查詢及訂閱熱線 (852) 2515-5416
訂閱傳真 (852) 2515-2790
訂閱電郵 mpmcir@mingpao.com
投稿電郵 mpmeditor@mingpao.com

地 址：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Address : 15/F., Blk. A, Ming Pao Industrial Ctr.,
18 Ka Yip St., Chai Wan, Hong Kong

網 址：www.mingpaomonthly.com

印 刷：天虹印刷有限公司

九龍新蒲崗大有街 26-28 號 2 樓和部分 3 樓

發 行：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總代理：同德書報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大業街 34 號楊耀松（第五）工業大廈
地下

雜誌內部分文藝欄目由香港藝術發展局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資助。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明月灣區》顧問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王英偉、李大宏、宋永華、吳志良、貝鈞奇、
林群聲、陸 波、陳 致、蔣述卓、蘇樹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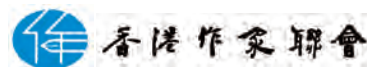
《明月灣區》特約編輯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白 楊、朱壽桐、許子東、張 欣、陳橋生、
梁慕靈、湯梅笑、游 江

「文學發表媒體計劃」《明月灣區》

主辦機構：



承辦機構：



合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次序）

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

香港都會大學

香港都會大學田家炳中華文化中心

廣州暨南大學海外華文文學與華語傳媒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澳門基金會

中國作家協會香港會員分會

廣州市作家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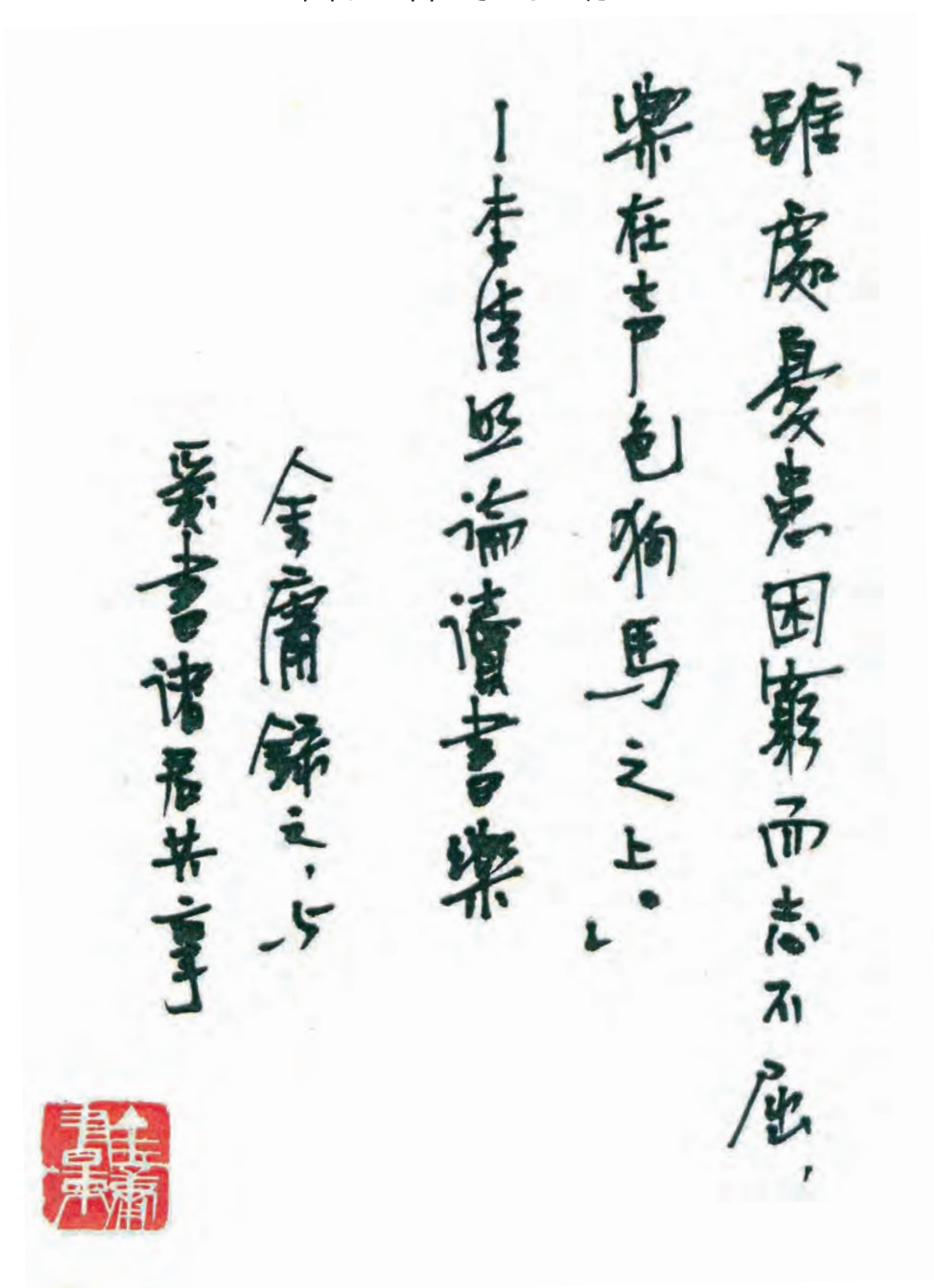
珠海市作家協會

澳門中華文化藝術協會

澳門筆會

《明報月刊》

香港作家手跡



「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李清照論讀書樂

金庸錄之，與愛書諸君共享

金 庸

《明報月刊》創辦人、著名報人、作家

(潘耀明提供)



當河流進入河流

—詩、圖 禾 素—

沒有完美的結局
遺憾也不過是常態
你愛過誰
誰愛過你
當人們穿過人們
當河流進入河流
當雙眼黯然低垂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已是一聲夢囈
春天在上一秒來臨
一些東西
在下一秒逝去
.....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作家聯會理事。)

明月灣

總二十四期 二〇二五年四月

